

# 政策鼓励“无痛”分娩进医保,技术推广还存哪些难题?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廖君 赵丹丹 闫睿

人们常说的“无痛”分娩,在医学上被称为分娩镇痛。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提出,加强生殖健康服务,指导各地将适宜的分娩镇痛以及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有利于进一步推广这一技术,让更多产妇免受生产之痛。“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我国分娩镇痛普及率在逐步提高,但部分地区应用比例依然偏低。

## 多地加大力度推广“无痛”分娩

“用了‘无痛’分娩后,虽然还是能感受到一点疼痛,但生产过程中确实轻松多了。”不久前刚生完二胎的成都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8年前生二胎时没用“无痛”分娩,疼了一天一夜。“这次感觉好多了,没那么受罪。”

“分娩镇痛是通过麻醉医师在产妇腰椎脊髓的硬膜外注射麻醉药,缓解其生产疼痛,相当于起到神经阻滞的作用。”吉林省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陈丽说,“这项技术十分成熟,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经过大量实践验证。”

近年来,相关部门出台多个文件推广分娩镇痛。2018年,国家卫

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工作的通知》,之后确定了900多家医院作为第一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扩大分娩镇痛试点,规范相关诊疗行为,提升分娩镇痛水平”。

四川大学华西妇产儿童医院产科医生夏伟说,从所在医院来看,通过大力宣传、完善配套,分娩镇痛接受度较高。“目前医院每年自然生产的产妇平均约1万例,其中8000多例采用了分娩镇痛。”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与2015年相比,2022年900多家试点医院分娩镇痛率从27.5%提升到60.2%。

但我国不同地区分娩镇痛的开展情况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和县级以下医疗机构分娩镇痛率较低。记者在中部地区某地级市采访发现,2023年,当地不同医疗机构的分娩镇痛率从12%到47%不等,平均在30%左右。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原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原会长姚尚龙说,今年6月,根据湖北省333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统计,湖北省分娩镇痛率达60.4%;根据各地统计数据估算,目前全国分娩镇痛率约为50%。

## 推广仍面临三大难题

业内专家表示,分娩镇痛推广还面临认知不足、麻醉医生短缺、费用门槛高三个难题。

不久前,武汉市民李女士产期在即,她决定选择“无痛”分娩,却遭到家里老人的反对,担心往身体里注射麻醉药会伤到孩子。“还好老公坚定地站在我这边,支持我的决定,不然还不知道得多受多少苦。”李女士说。

对分娩镇痛心存疑虑的人不在少数。“会不会对宝宝智力有影响”“会不会引发产后腰痛”“会不会增

加产程”“用了真的一点都不疼吗”……多位医生表示,临床中经常有人询问此类问题。

“有些人习惯在网上找攻略,但网上有不少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容易误导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周志强说,我国分娩镇痛技术已经十分成熟,最常用、最安全的是椎管内镇痛中的硬膜外麻醉,能够帮助大多数产妇减轻60%至90%的疼痛。大量案例证实,使用的药物对产妇和新生儿几乎没有影响。

“通常分娩镇痛使用的药物浓度及剂量,是剖宫产麻醉的1/10到1/5,产妇生产后也可以进行母乳喂养。”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科主任许天敏说。

多位基层妇产科医生表示,有的产妇害怕“自己生”;有的担心如果顺产不顺利,中途改剖腹产更麻烦;有的考虑孩子上学时间,刻意要求胎儿出生日期。这些因素导致目前医院剖宫产比例较高,分娩镇痛总体普及率较低。

除了主观因素外,还有部分产妇虽想“无痛”却遭遇现实难题。一名网友说,去年国庆期间生产,由于值班麻醉医生去了急诊室,没有其他人麻醉医生为她实施分娩镇痛,她疼了18个小时。

不少医护人员坦言,分娩镇痛的麻醉过程需要麻醉师陪伴,但我院麻醉师人数偏少,尤其是综合医院手术量很大,麻醉师往往分身乏术。有的县级医院因为麻醉师数量少,也较少向产妇推广分娩镇痛。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陈妍告诉记者,孕妇生产的时间很难固定,经常是半夜突然要生产,医院需要配备专门麻醉师进行保障,基层医院确实存在困难。在一些孕产专科医院,剖宫产、人工流产等手术量相对较大,麻醉师常常只能在两台手术的间隙为产妇进行分娩镇痛的麻醉操作。

另外,费用也是阻碍一些家庭

选择分娩镇痛的原因。选择分娩镇痛相比普通自然生产多出上千元麻醉费用。“在一些偏远的县市、乡镇,产妇是否选择分娩镇痛,费用也是主要考量因素,不少人舍不得。”湖北省荆门市人民医院产科主任罗志平说。

## 加快政策落地 加大推广力度

今年,国家医保局印发《产科学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分娩镇痛”“导乐分娩”“亲情陪产”等项目单独立项,鼓励医疗机构积极开展分娩镇痛等服务。部分地区已将分娩镇痛相关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国办发文指导各地将适宜的分娩镇痛以及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这对于推广分娩镇痛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希望各地能加快落地、细化完善、宣传推广。”陈丽说。

姚尚龙说,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分娩镇痛收费标准。“医生陪伴在产妇身边实施镇痛并保障其安全,往往需要数小时。若收费标准过低,付出与回报难以匹配,会影响麻醉师的积极性。”姚尚龙呼吁,应该使麻醉医生的工作得到相应的价值体现,推动分娩镇痛的进一步普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产科常务副主任乌剑利等人建议,通过系统化培训,提升麻醉医生技术水平,如组织一些医院进行麻醉经验分享,重点讲解急危重症情况的处理,打消基层医院对开展分娩镇痛的顾虑和胆怯。

陈丽建议,除了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官方的宣传手段外,可以在适龄人群中利用新媒体手段,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特别是在孕检人群中增加相关科普内容的推送讲解,提升知晓度。

多位基层医生建议,国家要加大麻醉医师培养力度,为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更多的麻醉医师,同时加强对医院现有医生的培训,让更多医生了解麻醉常识。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 金星伴月5日再现夜空,这次可观测时间更长

新华社天津12月3日电(记者周润健)最近几个月,每个月都会有1至2个傍晚上演一次金星伴月,本月也不例外。12月5日,这幕高颜值的“星月童话”将再现夜空,成为天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天文科普专家表示,相较上个月,本次金星伴月不仅地平高度更高,可观测时间也更长。

近期,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很多人在下班或放学的路上都会看到西南方天空有一颗超级明亮的星星在“值守”,它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金星。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介绍,由于金星位于地球轨道之内,因此从地球上看去,金星只会出现在太阳附近一定范围内的天空中。通常情况下,强烈的阳光会导致我们无法看到太阳附近的金星,只有在日出前和日落后的一个小时内,月亮的形状永远是“一两个月牙儿”;二者的亮度比较匹配,观赏效果好,赏心悦目。

金星伴月并不罕见,月球每“追”上金星一次,就会上演一次金星伴月。杨婧说,与上个月那次金星伴月相比,本月的这次观测条件更好:日落时金星的地平高度达到23度,抬头就能看到它;金星越来越亮,亮度由-4.0等增至-4.2等;可观测时长从1个小时增至2个小时。



“星月童话”再现夜空。

(新华社发)

由于金星和月牙都非常明亮,这幕“星月童话”非常适合普通公众肉眼欣赏和拍照。夕阳余晖中,金星和月牙好似一对恋人,时而喃喃低语,时而深情对望。

“我国大部地区现已进入冬季,天气晴好的几率高,这幕‘星月童话’会更加清晰。不过,此时天气也比较寒冷,外出观星望月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工作。”杨婧提醒说。

金星伴月,这是一种阴阳合历。农历月主要根据月亮圆缺变化的周期而制定。在现代天文学中,已经可以根据月亮和太阳的高精度位置模型准确算出一整个月相的变化周期约为29.5306天,这一周期被定义为“朔望月”。

由于一个月的天数要用整数表示,因此有时是小月(29天),有时是大月(30天),而且大小月的出现并非一大一小或一小一大间隔排列,也有可能连续几个大月或连续几个月小月的情况,这需要通过精确的计算来确定。

如果腊月正巧碰上农历小月,就是29天,则没有腊月三十(民间俗称年三十、大年三十)。杨婧表示,年三十“缺席”的情形差不多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甚至还有可能会连续“缺席”。不过,由于“朔望月”平均长度稍长于29.5天,所以每年大月出现的次数要稍多于小月,这也导致有年三十的农历年份要比没有年三十的农历年份多。据统计,未来26年,也就是到2050年,有

年三十的年份共有14次。

没有了年三十,过年就会失去灵魂吗?“不会!岁末的最后一个晚上,民间习惯称为‘除夕’。除夕,不仅是家人们的团聚时刻,更是辞旧迎新的重要日子。因此,不管腊月是29天还是30天,它都是农历年的末尾,其团圆之意仍旧在,且已经是约定俗成,不会影响除夕的存在,也不会影响人们过年的心情。这么来看,未来5年都没有年三十,真不是什么大事,公众不必大惊小怪。”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说。

# 莫大惊小怪!“年三十”连续5年“缺席”并非新鲜事

新华社天津12月3日电(记者周润健)这不,还没进腊月门,一则“未来5年都没有年三十”的消息就引发公众关注。消息称,2025年至2029年的连续5年都没有年三十。也就是说,过了腊月二十九,就直通大年初一。这几年的年三十都去哪儿了?影不影响人们过年?听听专家怎么说。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介绍,腊月,是农历中十二月份的别称。农历是我国的传统历法,以月球绕地球运行周期

并兼顾地球绕太阳运行周期而制定,是一种阴阳合历。农历月主要根据月亮圆缺变化的周期而制定。在现代天文学中,已经可以根据月亮和太阳的高精度位置模型准确算出一整个月相的变化周期约为29.5306天,这一周期被定义为“朔望月”。

由于一个月的天数要用整数表示,因此有时是小月(29天),有时是大月(30天),而且大小月的出现并非一大一小或一小一大间隔排列,也有可能连续几个大月或

人称“小电驴”的电动自行车,凭借轻便灵活的特点,成为许多人的出行首选。但在一些城市,“小电驴”闯红灯、超速、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绝,导致不少交通事故和人员伤亡。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如何让“小电驴”骑行更安全、更规范?“新华视点”记者走访多地进行调查。

## 违法现象多发 乱象令人忧心

近日,记者在全国多个城市街头实地走访发现,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较为普遍,隐患重重。

在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西向方向辅路,记者看到,晚高峰时段,半个小时内,闯红灯的电动自行车超过300辆,违法车辆多次险些与正常通行的行人、车辆相撞。

同样是下班高峰期,在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与纬一路交界处,等待通行的电动自行车群,在红灯倒计时还有3秒时便“抢跑”启动,右转车辆被逼停。“这两年,很多电动自行车在人行道上行驶。”一位深圳市民说,走在路上,经常是身后有电动自行车催促让行,迎面有逆行的电动自行车闪灯示意,拐弯处还不一定什么时候出来一辆。

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多发,导致交通事故频发。今年9月,海南海口一名女子骑电动自行车带孩子逆行,与一辆小轿车相撞,该女子经抢救无效死亡。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陈赢介绍,科室收治的患者中,因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导致的创伤患者占比接近40%,以中青年群体为主。

公开资料显示,山东淄博今年造成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中,电动自行车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43.38%,违法占道行驶占比13.33%,闯红灯占比11.11%;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事故死亡人数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54.95%。

就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深圳、西安、广州等多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针对闯红灯、逆行、未按道行驶和不戴头盔等。

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深圳共查处电动自行车违法140万宗,同比上升10.4%;今年以来,广州查处的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同比增加1倍多;11月整治活动期间,西安单日查处电动自行车闯红灯1267例、逆行1269例、非机动车走机动车道4305例。

记者注意到,针对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飙车炸街”、追逐竞驶等情况增多,多地也开展了集中打击。截至10月下旬,广州查获涉嫌非法改装车辆10595辆,打击“飙车炸街”团伙77个。浙江、辽宁、上海等地公安机关对查处的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飙车”人员予以行政拘留等处罚。

## 安全意识不强 执法存难点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一直是各地交管部门的整治重点之一。为何电动自行车交通乱象依然不断、交通事故屡有发生?

多名受访对象表示,乱象背后,与电动自行车数量不断增加、骑行人员安全意识不强、相关部门执法存在难题等有关。

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超3.5亿辆。广州市公安交警部门统计,截至2024年9月,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数量为540万辆,日新增上牌约4000辆。

一些地方非机动车道规划建设不完善,部分骑行线路不够便捷顺畅。“如果按规定走的话,得骑特别远才能掉头,有时候赶时间就冒险逆行了。”一名电动自行车车主说。

多名交警告诉记者,骑电动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对交通规则不清楚。加上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成本较低,处罚金额多在20元至50元之间,多数情况下以劝导为主,让骑行者抱有侥幸心理。

受警力限制,一些路段在特定时间段缺乏有效监管。一名交警坦言,短时间内出现大量违法行为,给临检临查带来很大挑战。“有时刚拦下一辆,还没跟当事人说几句话,后面又过去几十辆存在违法行为的电动自行车。”

此外,监管执法上也存在一些技术困难。一些地方的“电子眼”不能对路口的非机动车违法行为进行自动抓拍和实时监控;对于电动自行车超速认定,业内人士表示,认定效率和可行性有待提升。

电动自行车改装屡见不鲜,但提速等非法改装难以通过外观判断。山东省潍坊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多名民警说,对这类车辆路面拦截检查不太现实,通常是发生事故后到车管所进行专门查验才能认定。

## 让电动自行车骑行更安全、更规范

为使电动自行车骑行更规范、更安全,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多地开展了一些探索和尝试。

今年10月,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公告,要求加强电动自行车产品准入及行业规范管理,深入推进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

部分地区通过升级技术手段加强监测。广西南宁启用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非现场抓拍设备,抓拍对相关交通违法行为后,通过短信对违法人员进行提醒。潍坊市通过“无人机交警”对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依托高清摄像、拍照等功能,提高查处效率。

深圳市大浪街道依托龙华区“数字治理”AI支撑平台,对辖区内62所幼儿园和中小学出入口实时抓拍,自动识别未戴头盔人员。据当地交警部门统计,不到半年时间,该街道上骑行家长头盔佩戴率达到90%以上。

电动自行车骑行群体中,外卖、快递从业者占比高,一些企业开始加强引导和管理。“每天首次打开工作软件时,会弹出多道与安全规范有关的考题,通过测验才能开启一天的派送。”一名极兔快递有限公司的快递员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表示,根治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需要加强源头治理、多部门相互配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等环节的监管,将超标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挡在上路之前;公安交警部门在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创新应用科技手段强化执法力度,扭转“小电驴”交通违法行为高发态势。

许光建等专家建议,各地从实际需求出发,进一步规范、完善非机动车道建设,增加交通导向标志、机非隔离设施等,保障电动自行车有路可走。

山东省交通运输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来波说,要通过公益广告、互联网等渠道,联动社区、学校等加强对电动自行车安全骑行知识的普及宣传;同时,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和新媒体平台,曝光电动自行车相关典型案例,引导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员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乱象。

(新华社发)

# 如何管住狂飙的“小电驴”?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张钟仁 毛思倩

闯红灯、超速、逆行……